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通注卷六

大學士傅以漸

左庶子曹本榮撰

下經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仕進而不輕于進如女子之六禮備而後成婚則其進也不苟其出也可以有為然世未有不正而成其

漸者故必敦廉恥持禮義正己正人始終不變乃謂之女歸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非進而實以之為進者也女歸吉其固然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何又云利貞蓋士君子之進所關者大卦變自渙九進居三自旅九進居五進則得位以成正人之功而不必于正邦見之當進以正時節操凜凜已決其可

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況九五得位而剛中正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有君如此明良道合君子之進豈可不正

止而巽動不窮也

君子之進卦德備之止則恬淡无求巽則舒徐不苟所以能善其動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氣厚體堅非松柏不生非美材不植漸象也賢德必
積累而後成曰居則无欲速之心俗必漸摩而後化
曰善則无督責之意居象艮止善象巽入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初六始進于下名
實未孚處不得安而上復无應吾甚為小子危之能
免詆毀之傷乎初固不競進者也何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仕路多險亦求其義之无咎而已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居高爵食厚
祿而委蛇自得正邦之化可成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德足以幹理天下之事故不為徒飽而處之安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知止

而不知巽故止非所當止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其事
內蓄進意而不能達其懷凶何如哉此道惟用之于
禦寇則利正明其無利于仕進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

羣醜皆漸進而三獨決焉以逞其道已失反而歸中
與衆相保何患不進躁進者吾心之寇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木棲得平柯則可稍安六四乘剛而能巽是外
遇強梁而以謙和自處者无咎之道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者不可必得之辭而何以得桷有平日之德在順
則和易謙沖與物无忤巽又深潛善入計出萬全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正所謂其位剛得中者居高尊嚴二不輕進五
不輕任必待三之禦寇四之得桷在在不窮相須久

而相信深然後推誠一日結契終身已元可勝夫孰能勝之甚矣君臣之合不宜驟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宏化可以正邦而有功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有剛德而居人臣之外清風高節自足廉頑起懦當此之際事功不難而節義難故特表之以風百世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所歸在妹禮義廉耻既喪
迫脅之事其所必至何利之有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

提出大義私情盡行掃却天地不交則氣化塞男女
不交則形化泯女之終即為生育之始所關何如其
大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惟卦德本悅以動是全不以禮自閑所歸在妹聖人
惡之

征凶位不當也元攸利柔乘剛也

卦體自二至五皆不得正則男女內外之界紊三五

爻皆以柔乘剛則夫婦唱隨之理差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水搖蕩如女之可挑而動者故為歸妹始
合以正方保厥終情說苟合其乖離潰亂有不可勝
言者澤可說雷則可畏說中知畏如之何不虔其始
此卦所以為萬世二后並嫡之龜鑑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

正之德安于娣而不敢專行未嘗不能承助其君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長男長女之卦為恒初之安于娣終身如一日也妻
承夫我亦相承而不專是全不為說所動者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
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幽閒貞靜之德斷
不可改是為剛婦事柔夫之正道說動可惡故跛眇

皆不失其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後順得常乃為坤道未變者勉其終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為娣之象須女之賤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與四相近輒為淫奔非正道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人莫先于立志四為動主動必以正不以悅而妄動有時可待愆期何傷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王姬下嫁不尚容飾在家

稱妹已歸稱君至陰之精而不敢自盛如月之幾望者是女子處尊貴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婦所以承先祖奉祭祀无實无血則其禮不成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陰柔无承祭之德所承者虛筐故知其不永終也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雷電皆至轟震閃爍生發滿盈天地之間何所
為而不成故有亨道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
以為徒憂無益但能持盈保泰兢兢于日之方中不
至于過盛則可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業大則无所不容才大則無所不濟果何以致此哉
君道莫先于明卦德明與動兼則其動不妄其明愈
不息聖智運為神武所以致豐者在此所以保豐者
亦在此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氣勢既大王者至此不期侈而侈四海休戚生民利
病未免有不及照者照則不用動而用明有不敢尚
大之心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
況于鬼神乎

盛極必衰天地消息總于日月驗之何況人與鬼神
天下之不可不預防者豐亨是也故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獄當未成法雷之照是非曲直
昭然難逃獄之既成法雷之威輕重大小斷然不假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謂四句謂其時陽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勢均力敵實有和同相濟之雅往焉可以保豐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何傷但不可過耳倘有求勝其配之心則兩賢相厄宗社生靈胥受其災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以

震動太過而成彘暗故豐蔀見斗太陽不顯其光將
欲忠言極諫開其蔽惑反生疑忌不如積誠以感發
之猶有轉日回天之望也發如樞機轉旋在我發如
草木候至則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尚大方萌于志故當從志而撥轉之徹底精誠有何
難發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幡慢也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遭昏暗而黨錮之雖不可用豈三之咎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豐原屬大事五志可發上竟无志可發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當豐而遇暗主事多憂危下與初九為等夷同發主蔽而保時豐則以人事君之道得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好動之臣投尚大之主俱陷于蔽且能蔽人雖君之過哉臣亦與有責焉求同德以相助直向吉行明以動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當豐而氣魄太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聖人開之以下賢之義果能招致文明之臣必有慶譽

而得吉可見顯患隱憂一虛即銷依然保大成功之主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一人之吉天下之慶所以宜照天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閭其无人三歲不覿凶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妄自尊大衆叛親離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閭其无人自藏也

侈大如天翔則不復照下自藏避人非人之罪也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羈旅最為難處有德者僅能免禍而已他卦止言貞
此獨再提旅自有旅之貞固不可志趣卑靡亦不可
識力高曠若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恐有日流
放蕩而不自知者何以為素位而行之學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
小亨旅貞吉也

卦體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柔則不躁
中則不靡在旅而有才士之可托卦德內止外明心
懷知足事達世故亨所在即貞所在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非貞不可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
滯明象火慎象山不留象山不留火此用刑遠囚之

道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行事鄙瑣招釁納侮其必然者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事決于志志无遠大安得不窮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順既能溫厚中正又不瑣屑故所居所用與所賴

之童僕俱備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待人不遜御下寡恩雖貞亦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次已傷況喪童僕驕亢自恣豈童僕罪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羈旅之臣上比乎五用柔能下道途之間得次得資
然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不能薦拔而行志
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君子以行道為志不得位則居與資皆虛拘耳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人君无旅六五乃四方賓旅之士所趨赴以成功名
者柔順虛中便能英雄入彀如射雉不无亡矢之費

而人譽天命翕然同歸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旅道貴柔並
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喪牛于易凶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不親之身而居高衆之所嫉也柔順易喪剛猛難

磨涉世可不貞哉



巽上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入重之又得巽焉處事
以沉潛為主者僅可小亨而已若欲圖大必當從陽
借其才力以資揮霍然陽剛豈盡英雄見衆陽所宗
之大人方可建功立業而小亨不足言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

命之八人原在未申之先又丁寧反復以申之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

大人何如人哉卦體九五有神武之資而出之以不
偏不倚行之以无反无側建中表正之志行矣臣民
皆順其剛中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所以小
亨攸往必利見此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不繼萬物不入命不申萬民不入事關宗社生靈
必申命然後行之此盤庚洛誥惟懼不明且盡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
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事決于志疑則不治治則不疑武人曰貞取其
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人臣忠君愛國常欲煩悉其辭以自達然意氣有所
矯激則感格未善九二以巽在牀下之心用史巫紛
若之術引君當道臣職克修吉又何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本于中心之誠使初之順我剛者共順乎五也

九三頻巽吝

遇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豈可聲音笑貌為哉疑與躁兼不志治豈能志行乎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元應宜具有悔而悔亡者用柔能下柔順乎剛也順剛則得剛之助大臣虛懷英豪樂用故田獲即武人之貞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羣才畢集相臣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承前人積弊之後而剛健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補
偏救弊得變更之貞而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有
悔是无初亡之則有終其貞若何先庚三日丁也丁
寧于其變之前後庚三日癸也揆度于其變之後夫
是為申命行事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中即于其位見之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位極人臣患失念勝不知巽愈過而身愈危小則喪
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上而失其斷自以為正者即所為凶也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者也人君以恩澤
說天下情意欣洽然必出乎天理人情之正罔拂百
姓以從己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乃為利耳
彖曰兌說也

兌无言之說也亨道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何又云貞卦體柔和外見而本之剛中誠心以出即此是正為天命人心與我同然者忘勞忘死真情之鼓舞自如是耳不正則不大說之大既通天人民安有不勸者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互相滋益故講而且習則心理相涵而真說在我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和而不流者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有未發之中自有中節之和以此而行有何凝滯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處大臣之位當說之時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
者也苟非孚信出于剛中鮮有不為六三所惑者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初未涉世預防其行二已涉世惟求信志說以利貞

固在中不在外哉

六三來兌凶

為兌之主上无所應來就二陽以求說二陽豈受其媚乎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陰柔不中正違利貞之戒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是詔王以八柄馭羣臣者

也所以奔走服役于其下而求說于我者无所不至
況三與之親比乎故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
剛故能介然守正而嫉惡柔邪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不近小人則澤及天下

九五孚于剝有厲

五本陽剛中正順乎天而應乎人者然當說之時密
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妄說剝陽竟

爾孚之屬從中伏可不戒乎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履五太剛故曰夬兌五近柔故曰剥皆傷于所恃者也

上六引兌

陰居說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豈能必其從乎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蹤跡詭秘故能誘人于不及知也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然
渙有聚之機焉濟渙之法先收人心次談經濟當此
神州變亂九廟震驚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使人知
反本而有所係屬況又具涉川之大才豈可畏難苟
安然僥倖終不可以成功故又有利貞之戒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英雄得用武之地經綸可展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才兼文武與六四同心協力是羣臣濟渙之大道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既有賢臣復有明主在中者不薦之乎元言之奏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木乘水則濟才乘難則利君臣拮据哀痛以作天下之心貞即在此而亨不必言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不敢以下而
犯上知祖則人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此神道設教
之大端也合精氣于一壇一室其聚渙有微焉者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剛中為美脊之馬初當渙初為力既易得壯馬
而乘之出險必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非有濟渙之才順乎九二而已功何必已出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失其故居似有悔者當渙之時剛來不窮
得天下之險要而據之全勝在我可以圖恢復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豈至功成始得遂所願哉當其急奔志不在小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冒險難以收人心雖欲

稍顧已私不得六三居得陽位公爾忘私并其躬而
渙之何悔之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以躬為內則天下國家為外志在外所以渙其躬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能
散朋黨而專心事上公道既昭人心自有歸屬羣策
羣力之畢來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其功甚大其事甚

難其用至妙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聚賢不易絕朋黨尤不易渙其羣則此心全無曖昧
全無偏黨吉孰有大于此者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人君號令由中達外如汗之出而不反九五陽剛中
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布昭天下使民間之鬱結頓
解實惠下究并與其積儲而渙之乃可收天下之心

而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此正德而居位王乃在中故能宣鬱導滯大賚四海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海内分裂如血人心震驚故惕上九陽剛有才渙極
易濟天時人事兩得之矣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瘡痍甫復未敢言功也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此卦下兌上坎防其流使不至于潰節象也節有亨
道裁制得宜則通行无弊然世有矯激之徒往往過
于裁制而不顧情理之所安故聖人又以苦節垂戒
焉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卦體三剛三柔豐儉適宜而二五得中又能節得其

當道固有可亨者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非不有矯世厲俗之心而道不可行于天下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蓋人心最險聖人防欲如防川卦德說以行之本人
心之共怙共適者立為凜然不可犯之矩矱九五在
上操主節之權而有中正之德正所謂剛得中者所
以通而不節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中正以通道直合乎天地剛柔分而不過四時所以不爽其度也制度者法天地以官山海出入有經不濫用如泥沙自不殘民如草菅節道可易言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滿必溢財滿必奢民滿必淫因數而起度用物有等由德而為行修禮協時制而且議求合中正之則而已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陽剛得正居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可止則止慎密不失其事乃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則行塞則止節道也知不可出而不出所以中節九二不出門庭凶

為天子制度之臣而不能上從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于私暱之陰柔是知節而不知道者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以時為大出處之失時已極豈復有節亨之理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處說之極而位上克盈自恣而不節嗟嘆亦何及矣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无經畫造作之勞者

也卦之節亨全備諸此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五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近臣安節以承之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恭儉廉讓之風可成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貴中未發之中澹然无欲故總謂之剛得中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為苦節苦節不可貞貞則凶矣然猶愈于不節之嗟者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道豈有窮苦節者自窮之耳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誠能動物即至冥頑者尚可感化況有知乎即至險難時尚可利濟況平居乎中孚未有不貞者非磴磴之小信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卦體二柔在內剛得二五之中是太虛之心一私不著湛然无物而萬理充周此一心之孚也卦德說而巽是臣以和平感君君以折節下臣此兩情之孚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由是至誠所感豚魚可格有實才而蕩以虛衷如空舟之不繫又何難涉大川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然何以利貞哉天體无形原是太虛人至中孚純亦不已何處可容執著即柔即剛即中即說巽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誠无象而能動萬物君子无所

不盡其忠議獄緩死其大者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元憾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德業有所觀型吉道也既從四而此心復有他則不得其所安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惟初故未變竟其志于終可

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藹然于
賡歌喜起之間猶之鳴鶴子和所以然者懿德出于
同好自繫戀而難割耳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
稱五為子為爾忘分之極也是之謂真說巽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出于中中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作止无常哀樂无常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无中孚之德以感上故事多不合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位近于君乃盛不自盛如月幾望者杜絕私交而上信于五有何危疑之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方能信五世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萬邦可以作孚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即貞字以貞為孚故不可解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如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雖
貞亦凶也小信者大信之賊豈能應天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難繼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四陰在外而得勢二陽在內而失權陰過于陽非若

陰長之消陽也故君子猶有可亨之理但不可不利
貞耳利貞何如收斂謹密不可任意揮霍如鳥飛而
音下及則君子可以亨矣可小事者小過之貞宜下
又小事之貞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體小雖過而有可亨之道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彖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順時而行方能制小人而維其盛二五柔而得中正

知時之所在而調停得宜者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三四不特不中且申之以失位之戒權不在而徒負
不平之意氣相矯相激適足以敗乃事也故不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
下順也

何取象于飛鳥中實外虛有其象焉可知挾一上人
之心則忤時而為逆持一下人之心則合時而為順

故非貞不可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雷雖過于地中實小于天上時有過高過易過奢之事故以過恭過哀過儉矯之補救以趨于平所謂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

以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高傲飛揚上而不下者

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莫能為之解救也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元咎

祖妣者剛柔之象六二正所謂柔得中者去高亢而獨遇柔順則不敢凌逼乎君特守為臣之分而已純臣也何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大分截然二之忠也實臣之誼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凡事不可過惟防小人則不可不過九三以剛居正
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戕
傷立至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甚言之以聳動君子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乃失位之剛周公即以无咎許之君子雖當陰過之時自有可以善處之術在不過于剛過之以柔而已矣往厲不可不防時宜變通不得自認為貞而固守為也必如是乃可无咎耳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易貴當位小過反以不當為宜者本剛而遇之以柔也長用其剛終為不可所以不可大事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陰柔無能為之才居尊有高亢之志澤不下究雲雖
密而不雨當此之時必下求巖穴之士以為輔而後
可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正犯宜下之戒所以雖得中而无用也

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陰過當遇之以剛乃處動之極弗過而過之天災人
眚雜然並至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亢且不可況已亢乎上逆二字此文當之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用各得其正是國家當
太平極盛之時自然鸞鳳潛生而亨小矣必敬天勤
民親賢遠奸皆歸于理之正焉所以然者初則人心
敬畏故吉終則人心怠玩故亂何可不利貞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則大者未必全亨可不盡人以維天乎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卦體初三五剛也以剛居之則精明而不至好大二
四上柔也以柔居之則持重而不至因循上下同此
憂勤彼此互相儆戒何其貞也况亨小如之何不利
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上既剛柔並重此復借六二以明初吉之義創業貴剛守成貴柔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亂非關天運有苟安之心濟道乃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既濟之象也患隱不及覺故必思以慮其終患猝不及持故必防以謹其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剛多好動初九剛而得正濟而常懷未濟之心者也
任事慎重如曳輪慮患周匝如濡尾濟不其常保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大才持以小心得初吉之義者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
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

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逐之則反動君之疑靜以待之大猷在我舍我其誰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保濟莫大于中中道在我君自下求逐之何用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內治已修不免耀武揚威于外以高宗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如此其難

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即克而師老財匱其憊已極况未必克乎動何可輕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六四出離入坎罅漏易生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之故其象如此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自信則生止有所疑疑不止一端亦无可指之端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也九五陽剛中正當物力
豐盛之時驕奢易萌誠敬或減故聖人借兩鄰為喻
以儆之殺牛何其盛禴祭何其薄然神无常享享于
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
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不如者自心之儆懼吉大來則如川方至如日方升
時由心造可不常存此初吉之義哉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以陰處之狐涉水而濡首危道
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終止則亂嗟哉何及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不交協力无助爻皆失位圖謀不臧未之為言
非終于不濟也有待而濟也故有亨道必慎始敬終
乃可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如小狐汔濟
而濡尾何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之亨果天道哉卦體六五柔而得中能持重而
其心不流于憊重離明也既濟則臣厚其終君享其

逸未濟則君虔其始臣代其終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出險難之中正當慎終求出乃濡尾无攸利則敬慎之心初終不相續也然天下事終于不濟已乎雖不當位一己之才力不足而剛柔相應可以同心戮力可見未濟原有必亨之理在人之續其終而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失所居君子曰時當未濟名器錯淆不
辨則孰能各安其所本慎心以辨之因器以命之緣
分以定制則情相洽而儀不相爭辨物如火之明居
方如水之聚同人之辨別其所本同也未濟之辨致
其所各異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初時正可濟而以陰居下逡巡退縮而不進
終于不濟矣豈不可羞彖云小狐此爻當之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濟莫重于離明亂之極治之始初之濡尾是不知變通之理者也豈特濡首者為不知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國事艱難之際五則柔而二則剛恐不免有凌逼之嫌乃以柔順自守能進而不輕進此純臣之節得為下之正者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展剛才以濟時艱正道本當行于天下而所以行正者則必本乎中恭順不緣外飾持重總歸內力事何不濟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居險極正當離坎之交乃將濟未濟安危所關以柔居剛恐其躁進敗事故以征凶戒之非不欲其濟也欲其養精蓄銳與九二併力以求必濟故曰利涉大川蓋水浮則借舟力是人則裕之象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諸爻皆位不當而獨于六三言之未濟由于三也才力不足何不急借陽剛之助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志欲有為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永肩一心不懈于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當此禍亂未平正戮力勸勉之日是必以剛決之心作其震發之

氣用力持久乃克有勲如伐鬼方三年有賞斯可謂
貞斯可吉而悔亡既濟利靜故憂其伐之億未濟利
動故慶其伐之賞彼日中之光守成之令圖此日出
之陽開創之大業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奮發有為濟世之志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出坎之上居離之體當震伐鬼方之後險阻蕩平五

不必自用征伐況為文明之中虛靈在中陽剛來輔則切磋琢磨之功到而天光湛然故得貞而吉且无悔由是暢四支發事業正所謂闇然之君子坎中之孚時為離用上下交而德業成不吉而又吉乎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本于君子即有孚之光豈有不格上下而被四表者彖所以專重六五之柔得中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正文武成康之世惟以真心實政與天下共樂其樂而已然不可以戒生事而入怠荒若濡其首則孚失其孚矣憂樂同門聖人不敢不續終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孚之裁制為節即象之所謂方也失是由于不知不知由于不辨故君子慎之未濟有既濟之理既濟懷未濟之心而易道備矣

易經通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通注卷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臧聰葉履勘

覆校官侍講臣劉亨地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閻澧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通注卷七

大學士傅以漸

左庶子曹本榮撰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
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
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先天之易先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次言天地易簡生人人當完易簡之理以還天地方不孤義皇濟世婆心首節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前所謂畫前原有易是也易豈聖人之強作哉乾坤者易中純陽純陰之卦名而果自乾坤定乎天確然上浮其行健之神原自尊地隕然下凝其厚敦之精原

自卑則乾健坤順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易之乾坤有
貴賤而貴賤于何位天地間萬有不齊為卑為高森
森畢具陳布于形色象貌之中則一卦外貴而內賤
六畫秉貴而承賤已位列于此矣易之乾坤有剛柔
而剛柔于何斷天地間氣化不過動靜陽主動陰主
靜動中未始不藏靜然而動其常也靜中未始不藏
動然而靜其常也則剛定于剛柔定于柔判斷而確
乎不拔矣易之乾坤有吉凶而吉凶于何生心之所

之謂之方一念向善百善俱集一念向惡百惡俱湊
既成人品謂之物君子與君子為群小人與小人為
群則卦爻中以愛相攻則吉以惡相攻則凶不于是
乎生平易之乾坤有變化而變化于何見天地間止
此一理精華結于上則為日月星辰體質亘于下則
為山川草木在天則不得不謂之成象在地則不得
不謂之成形易中陰變為陽陽化為陰神妙而不窮
者不于此昭然可見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天地既開易之原聖人因之作易故畫一竒以象陽
畫一偶以象陰陽為主加陽則太陽加陰則少陰陰
為主加陽則少陽加陰則太陰兩相摩而為四也太
陽為主加陽則乾加陰則兌少陰為主加陽則離加
陰則震少陽太陰為主各加陽加陰則巽坎艮坤四
相摩而為八也乾兌離震為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
乾至復三十二陽卦盪焉巽坎艮坤為主各以八卦

加其上自姤至坤三十二陰卦盡焉剛柔者乾坤之
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易既成矣而天地所有孰非易之所有乎雷霆之鼓
易鼓之也風雨之潤易潤之也日月循環不已寒暑
推遷無窮皆在易中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總之千變萬化不外一陰陽而人物生焉陽而健者

乾道天下之男得此而成也陰而順者坤道天下之
女得此而成也天地之變化即莫非易中之變化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其實男女皆乾所始其氣先聚其精先凝合天下之
始皆在筦轄非知大始乎其實男女皆坤所成承天
之氣翕天之精合天下之物皆歸造就非作成物乎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大始皆知似乎甚難乃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

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成物皆作似乎甚繁乃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既以易簡生人人可不盡易簡以合天地乎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

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心心相照
是至誠无息之學也非可久乎有功則事事相成是
善與人同之道也非可大乎乾以日新為德可久則
賢于人之德坤以富有為業可大則賢于人之業易
簡之妙如此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易簡而至久大則與乾坤之易簡何異天下无窮
精義總見目前知始作成渾括藏密得貴賤之理于

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爻
化化者一以貫之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全副精神
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其孰與于此哉可見求之于
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經綸不求之于易簡即窮
地極天莫非虛空幻化易經所以為天下至要之書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章論後天之易聖人借象以顯道君子得道而忘

象與天合一而學易之功始完也蓋自伏羲之易示人以易簡成位乎中三極之道已備但天下觀象而不知者多也文周聖人取先天六十四卦陳設而布列之象者義理可見之影觀者伏羲文周心印之妙繫之彖辭繫之爻辭以明卦中本有之吉凶直是口代天言提斯世于平康之路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繫辭既本于觀象而象于何觀乎易之所有剛柔而

已非剛推乎柔則柔推乎剛此變化所由生也剛柔
无迹豈有為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
謂之曰推奇偶无心豈有為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
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變化既生則有消息當否
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有辭而天下之事俱在其中矣繫辭中有吉凶即天
下得失之形體一念向善景星慶雲一念向惡妖氛

厲鬼繫辭中有自凶而趨吉者悔自吉而向凶者各
即天下憂虞之形體困心衡慮憂即是悔宴安鴆毒
虞即是吝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

至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何說哉柔變而趨于剛
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
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氣機之進

退不可見見之晝夜卦爻之變化不可見見之剛柔
要之剛柔正妙于相推晝夜正禪于相繼可見六爻
之動通變未窮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初二為地三
四為人五上又為天三才各具一太極而流行于一
卦六爻之間占者庶得因所值以斷吉凶耳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

六爻之動既為三極之道則極中之剛柔變化即易

之序也何不可為君子之居安極中之吉凶悔吝即
爻之辭也何不可為君子之樂玩天下莫危于消息
持衡之介而君子居之則安趨其時不滯其用也天
下莫惕于吉凶同患之文而君子樂之且玩通其意
不泥其迹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君子何以不輟其功哉未卜筮也有考究理會之

功觀卦爻之象而玩當否之辭方卜筮也有變易從
道之功觀老少之變而玩吉凶之占至此則君子通
體是易天之亟欲以吉告人也甚于人之求天君子
斬斷凶悔吝之根株即統會天地人之大本不必言
地不必言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文周以觀印伏
義之心君子即以觀印文周之心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發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總以
辯吉凶者存乎辭為主蓋即繫辭明吉凶一句而剖
析之也伏羲畫卦象立而意已盡但百姓至愚豈能
盡曉文周不得不繫彖爻以盡其言彖果何言哉言
全體之象也如元亨利貞則大通至正之象牝馬主
利則順極而健之象是也爻果何言哉言一節之變
也如潛龍勿用則陽德在下之變履霜堅冰則陰氣
初凝之變是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
善補過也

象變既立則吉凶悔吝无咎藏于其中矣吉凶者言
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也悔言乎向于得而未得尚
有小疵吝言乎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也无咎者
時位不齊過即叢焉或隨時幹旋或因位轉移固聖
人所樂與也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心何其殷且激
之以悔吝幸之以无咎總歸吉凶言乎失得而已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可見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參伍雜陳之際得失從中而生聖人辨之為吉使人知所趨辨之為凶使人知所避不知幾費苦心而彖辭文辭滴滴皆披瀝之精誠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慮之切則防之愈密故吉凶之中有悔吝是天人分
判之介限此處一失挽回甚難聖人憂之惡根必欲
除善脈必欲充其介之闕于辭者深也吉凶之中有
无咎是良心省覺之機候每一念至憬然汗出聖人
震之迸破重陰永奮斷九天雷其悔之體乎辭者至
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統而觀之卦有大小所以辭有險易則辭也者豈非
各指其所之乎不險其辭則天下懈怠而无震懾之
心不易其辭則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愈分割愈
明白无非教人去險來易趨吉避凶後天聖人與先
天聖人同是懷惻耳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以窮理盡性至命也莫

大於天地易書卦爻即能與之齊準非準其形準其道也故能將天地之道兼陰兼陽終竟聯合而无所不包分陰分陽選擇條理而无所不析非精通造化其何以與于斯哉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夫聖人果何以作易彌綸天地之道哉蓋其法莫先

于窮理天地間幽明死生鬼神總不外乎陰陽幽明
有故死生有說鬼神有情狀總不外乎陰陽之變化
聖人仰以觀于天文天文則有晝夜上下俯以察于
地理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人見幽自幽明自明聖人
統括文理參出互根互換之妙夜下北深幽也忽而
明晝上南高明也忽而幽其故不可知乎人生世上
孰不本之乾知大始聖人探易之所由本以要諸歸
根復命之終則生知所從來死知所從往皆一理之

自為凝散其必有不生不死者貞下起元而至誠无
息其說不可知乎天下同此一氣氣之專一謂之精
氣之靈爽謂之魂不曰形體為物而曰精氣為物不
泥七尺不敢暴泄化形歸氣化氣歸精完全堅久實
有所以為之者不曰魂降為變而曰遊魂為變不墮
體魄不涉空幻人心之神出入六合遊戲神通亦實
有所以為之者天地間有精靈著見有色有聲之鬼
神不過我身聚精凝氣之常理有肅然凄然隱隱默

默之鬼神不過我身出天入地之妙用其情狀不可
知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承上節聖人既无所不知則心通造化而全體太極
矣上天賦性之始完全无二形生神發不能盡性震
道虧不成賢人之業乾道虧不成聖人之業本體相
似作用豈有違焉者乎不違即不過果何故哉天地

知始成物知周道濟其必然者聖人无物不知知幽
明知死生知鬼神隨其知之所至輒使之處置得宜
无偏无陂而宏濟乎天下道自不過所謂與天地同
其德業者此也天地當時窮勢阻之會變而不失其
常旁行不流又其必然者聖人隨時變易圓滿活潑
而皆協乎萬古經常之理所謂與天地同其變化者
此也試從知周旁行究其深入之心直是樂天命之
當然將於穆不已之主宰渾洽而暢遂之任其盈虛

消息種種不齊吾持貞固以立其幹誰得而遁吾之
知是以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
塞處生死與天地同其變見豈得有憂又從知周旁
行究其篤摯之心揀擇一念便屬自私聖人安土不
遷此心渾是元善厚德載物純純常常愛及天下皆
不在作用而在本根則安土敦仁愛安有不能者乎
此之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聖人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吾心之性以與天地相似便可以主張造化而至
于命矣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窺其節限似乎有
過聖人為之治歷明時畫野分州真如金汁在冶鑄
瀉成器使歸模範匡郭者然何過之有既範圍天地
便曲成萬物因其性而使之各得不知幾許委曲在
其中聖人所以造萬物之命也幽明死生鬼神隨在
而異其名要之止作晝夜觀兼通乎晝夜之道大明

終始一以貫之會陰陽之靈異而无纖芥之累于其
間聖人用易之妙至此故神或在陰或在陽居天地
萬物晝夜之中而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謂之无方而
易忽為陰忽為陽運天地萬物晝夜之外而其往不
滯其來不窮謂之无體此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而
與天地準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總生生之謂易盡之先即造化以原聖人作易之由復即乾坤占事以明聖人成能之實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必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上數章所言皆道聖人恐人徒求之空虛也乃指以示人曰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即此陰陽迭運天地人物皆由此出生生不測已藏于其中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道本之天命盡人而具之即其維天之命流行不
已具于陰而行乎陽所發而為化育者統天居長可
不謂善乎即其物之所受靈光獨凝始于陽而全乎
陰所生而各具是道者精湛不磨可不謂性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性之所率則為道道豈君子所獨哉形骸漸著便落
氣質方落氣質便爭偏全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

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百姓則并仁知而忘之
此智周道濟合一之妙絕響于天地之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

若然則將歸咎造化之不全乎天地以生物為心仁
而已矣就其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顯諸仁則
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就其陰之靜而附麗乎陽者
曰藏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為萬物皆受鼓

鑄于陰陽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名之以德而德不盡名之以業而業不盡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猶是業也何以云大就顯論業皆屬川流惟廣大悉備萬有生意蘊隆其中由內以知其外故謂大業則造化之藏諸用也猶是德也何以云盛就藏論德恐入空寂惟來者不匱百昌萬彙光華發越因外以窺其內故謂盛德則造化之顯諸仁也可見天地原无

不全人性自失于偏不得不借聖人為裁成聖人所
以與天地參也

生生之謂易

聖人因之作易易何謂哉陰靜之極不得不發散則
陽本陰生陽動之極不得不收斂則陰本陽生生无
窮易无窮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易以乾坤為體變占為用總不出奇偶兩畫就其萬

物初生胚胎方兆非有非無僅可彷彿此乾知大始時也故謂之乾萬物既生形色象貌詳密可見法力畢陳此坤作成物時也故謂之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有乾坤則有數推極其數之根源而天人共實生生之理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此之謂真占有七八九六之數變則可通通其變于既占之後趨吉避凶羣鼓舞于一陰一陽之域此之謂真事聖人成能之實如

此豈不有造于天下哉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通天徹地總一陰陽陽中含陰不可測其
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前所謂神无方正謂
此也主宰曰道變化曰神聖人也易也天下人之心
也一而已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直贊易道之配天地也上既發明陰陽不測而生
生謂易易又何所不至哉其內涵蓄无遺其外統括
无盡廣而且大也以言乎遠千載六合此理隨在各
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邇瞬息几席此理自然咸正待
安排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又復精入无形而粗及有
象上蟠下際統備各足吾且何以窺廣大之妙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廣大實自乾坤來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專者生物之心不他直者氣機之發不撓翕者凝萬有生意于其中闢者宣萬物形質于其外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坤之廣大如此而易之廣大直足以配之易无所
不包一天地之无所不生也將見廣大中有變通則
配天地之四時剛柔迭運一寒暑相推也廣大中有
陰陽之義則配天地之日月陰陽之各有所稱一陽
精陰精之各司也廣大中有易簡之善則配天地之
至德易知簡能一健順之自然也此所以遠不禦邇
靜正天地之間无所不備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又贊易道之至于聖人之不能外者見之也上數章論易或言无方或言生生或言廣大易其至極而无以復加乎易无可形容且以聖人不能外易者言之德欲其崇而崇德非易不可業欲其廣而廣業非易不可豈一一摹倣之哉惟將易理體會吾心窮其精奧識見日進于高卓知豈不崇將易理實歷吾

身踐其曲折功力全踏乎實地禮豈不卑知既崇則天之高明在我禮既卑則地之厚載在我一似乎效之法之者是崇德廣業之實際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效天法地皆本於易是易與天地渾成无二也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道義不自此而出聖人見天地間千變萬化不越吾性用知崇禮卑之功則渾成之性依然不失率之為道時措之宜則為義精變不

測藏之即盛德發之即大業然皆非易不可易其至
矣乎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

此章教學易者以擬議之功也存存所以尊德性擬
議所以道問學有存存則擬議自明有擬議則存存
益熟相須而合一者也首二節先從象爻引起正見

其不可不擬議耳聖人曾中渾具一部全易有以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未畫卦之先心度其純陰純陽之象何如雜陰雜陽之象何如乃象之以純陰純陽雜陰雜陽不特象其形并象其宜天下之賾在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有以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動貞夫

一則嘉會合禮聖人從動觀會從會求通即此為萬古不易之綱紀而推盪錯綜之間順者吉逆者凶无纖毫之假借天下之動在易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夫以天下之至賾天下之至動聖人有所以見即有所以言而惡之亂之可乎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學易君子不遽言也比倫詳度而後言不遽動也商
確裁定而後動變化无端擬議亦无端直體聖人之
精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表而會賸于一會動于
靜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在其中此下七爻則
其例之偶舉者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釋中孚九二爻義居室者在陰也出言者鳴鶴也干里應者子和也善本于誠誠不可揜言即為行言豈可忽為樞機當慎為榮辱之主愈當慎為所以動天地愈不可不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四或字出處正可相成語默正可互用也信理愈真則相遇更篤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持滿定傾之道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厚之至言器量不可測識地道所以藏山于无形也德言盛禮言恭心口相商必欲其盛必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口舌者一身之門戶也國事而曰幾可成可敗之介關君臣者甚大非退藏于密者其孰能成之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強取曰奪執辭曰伐而皆誨之者之自取知盜則盜改為義淫并改為貞也合七爻觀之或類取鳴鶴或義兼號咷或纖及白茅喻同負乘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實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

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必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其必存誠同心既慎且謙重密而戒亢慢哉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即夫子河圖說也上章言擬議以成變化不外揲著求卦而著法之變化原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滎河背上

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人不知其為天地之數更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地天其一乎輕清上浮孤而无偶其德則易其體則尊二則屬之地矣其德則簡其體則卑天地分矣由是天為陽而數之奇者皆陽地為陰而數之偶者皆陰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相因而不亂者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總而計之天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偶也數之在圖各有定位一與二與三與四與五與六與七與八與九各以奇偶為類如兄弟之相得生成之序各專其一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以奇偶參配如夫婦之相合生成之功妙合以兩也五奇積而天數二十有五分之皆生數合之亦

生數也五偶積而地數三十分之皆成數合之亦成數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十者成之極而又有五則成仍能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在此哉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成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變化之鼓盪即鬼神奇偶生成莫不有屈伸莫不有來往非理非數亦理亦數河圖之妙如此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聖人因之制為揲蓍之法河圖中宮五為衍母十為衍子是一皆能生十五則能生五十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數起于一莫尊于天一故除一不用自分二掛一至于三百六十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策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不生于一而一不化為十百千萬也則不用者萬用

之祖故其後方有所因而起由是將四十九策兩手
平分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未分者混沌之天地既分
者開闢之天地也又取右手一策掛于左手小指之
間以象三才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
人所為有獨立乾坤之道焉取右掛左者教人親地
而法天也由是四四數之以象四時之迭運往過來
續相仍不窮也由是將所餘者扐于左手中三指之
兩間以象積月之餘日為後來之閏者如此扐之又

如此扐之兩手所餘俱畢而重起掛一抑何故哉閏者不齊之數也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三年一閏尚有所餘五歲則氣盈朔虛者統六十日非再閏不可此著策所以必再扐而後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不惟有用之策有所準即過揲之策亦有所準焉老陽之策既用十三則過揲者三十六積六爻而皆以三十

六計之非二百一十六乎老陰之策既用二十五則過揲者二十四積六爻而皆以二十四計之非百四十四乎則與三百六十之日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為四時行焉可也少陰用十七過揲者三十二少陽用二十一過揲者二十八積數亦三百六十而此獨以老陽老陰言者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且舉此則彼可類推故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以過揲三十六

計之非六千九百一十二乎陰爻百九十二皆以過
揲二十四計之非四千六百八乎共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則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為百物生
可也陰陽辨明乃能授時而定厯唱和情遂固非聲
應而氣求始于一終于萬所以為大衍之法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揲既揲則卦可成矣是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次
經營始得或四或五或八或九而成一變積至十有

八變七十二營始內外備貞悔全而成一卦易者十八變之一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十八變者大成之卦然未有內不立而外能得者九變而成三畫非乾兌離震則巽坎艮坤內體已定于此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迨至卦體既成之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方引其端已伸其緒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觸引伸

之類復加推廣卦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吉凶悔吝
全備无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无不了徹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夫天下之能事何以畢哉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
者能事之當然也吉凶之理常苦難測人事所以沾
滯而難決易則指其若何為吉若何為凶惠迪從逆
昭然大明直有以鼓舞天下而不倦得之心見之事
痛快活潑將神之所為福善禍淫之至理竟酬酢之

如賓主而且足助神化所不及是著卦功用之大亦成變化而行鬼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莫非變化之道即莫非神之所為一知皆知无所于知河圖所以為萬世文字之祖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此章承上章之意而歸功聖人見易之精變神由于聖人聖人以神洩之易精變即其神也夫著法生于河圖之數而變化皆神之所為聖人之功幾泯矣不知聖人心統道全欲以易理告之天下先以易理洩之易書于是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以道而繫之為辭各指所之是議事之則也平常議論者則尚其辭聖人以道而推之為變化而裁之是任事之準也

隨時應事者則尚其變聖人以道擬之為象觀賁著
物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聖人以道決之
為占極數知來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此
易有聖人之道四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

此尚辭尚占之事為者見諸一身行者措諸天下將

則不動不能欲動不敢此時吉凶悔吝一毫未明遠
近幽深一毫未辯故抱著問易而有祝贊之命易則
受人之命如嚮之應聲無論天下萬世几席瞬息鬼
神造化之莫測人心思慮之不可究詰吉凶悔吝判
然分明无所不知而且遂知何精明也何精密也何
精細而精靈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君子當問焉以言之時四營成易是為一變先考左手所餘幾策而參合于後再考右手所餘幾策而比伍于前使四五八九有所稽也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交而互之則一左一右總而挈之則一低一昂使七八九六无所混也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而未成爻通之三變皆用此參伍之法便成一畫陽即天文陰即地文不宛然天經地緯燦然而成章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而未成卦極

之十八變皆用此錯綜之法便成六畫事或當動事或當靜不即此陰陽純雜一定而不移乎惟此易靈變周通圓活不滯變為天下之至變故任其所得之象變无不靈應如斯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至變孰非神之所為乎易指著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未問則辭

占象變隱其機來物文象含其朕一經分撰掛扐則受命如嚮而來物遂知通變極數而文象大著是元思而无不思无為而无不為神无方而易无體矣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哉聖人為之也來物无形何其深也聖人于辭占極之文象未判何其幾也聖人于象變研之極非極之使淺深无不濬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幾无不中之謂研所以極深者至精

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吉凶悔吝之理若不究極觀之者止得門徑而志慮隱微終存格格惟深則曲折无不備具一玩辭占較若發蒙冒中真是明瑩透徹故曰通志天下事執定為之縱竭心力仍多撓缺惟幾則陰陽老少推移變遷如珠走荷相勢導窾豈不可以立業而建功故曰

成務且其所以通志成務者藏于无象妙于不測辭
占象變叩即應而觸即覺又何其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也使非聖人烏有如是之功用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謂作易之功如此其大
也辭占象變不出精變外精變不出神外神不出聖
人外則易之所以神正聖人之神其神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專言卜筮其扼要在洗心退藏于密聖人心易不過附圖章以顯其所為通志定業斷疑何莫非退藏中之靈機哉易道之大所以佑神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果何所為而為此也天下之物蒙昧未明甚至父師之教不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易書昭明吉

凶之報如夢頓覺故曰開天下之物自建侯涉川以至纖悉不可枚舉易斟酌從違之理使之吉則趨凶則避不至有初而鮮終故曰成天下之務總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下至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巧歷不能紀卦爻一設便自統括无遺故曰冒如斯而已不如斯豈能已哉惟易開物故制為卜筮使之吉凶曉然惟易成務故制為卜筮使之趨避劃然惟易冒天下之道故制為卜筮使志業中之疑根无不

豁然必至疑根盡斷通始真通定始真定聖人功及天下如此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然不有聖人之心易則何以為作易之本也易之用在著著之所以藏變化者當其未揲陰陽老少圓轉

不窮又復神妙莫測也著所值為卦卦必明白有別
然其德惟一定不移所以知卦所生為爻爻必顯著
告人然其義惟隨時變易所以貢此著卦爻從心生
聖人不自有其心反若借著卦爻以洗心神不露知
不發憂患无痕即共覩共聞之中自涵不覩不聞之
妙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故入太乙而不為虛通萬象
而不為遠民之吉凶直如身受凶可患吉亦可患既
得其吉又虞其凶吉凶未定者來退藏之神有以知

之神運而不役吉凶已定者往退藏之知有以藏之
知斂而不分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者其孰能與于
此哉殆古之聖人乎聰明言其哲睿智言其精神武
言其斷天下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何在而
非殺機聰明睿知妙于退藏則有吉无凶有利无害
有得无喪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是聖心渾之乎全易
矣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著卦爻之易也明天道洞
吉凶之原察民故發吉凶之變神知光瑩无不炯炯
乃因著而制為四營之法復因龜而制為五兆之法
前民用正所以副帝寵而為萬世開太平也心恐其
與物雜故齋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心恐其與物敵
故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聖人洗心退藏有何不
齋有何不戒以此齋戒又何神之不明神者易之靈

德者神之聚作卜筮以教人更齋戒以考其占如鬼神之神能知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大抵著之圓神與卦爻之方知易貢皆聖人神明中所自有故神物興而立卦生爻因之矣卦有陰陽陰之靜如戶斯闔則謂坤陽之動如戶斯闢則謂乾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是化裁之變也剛柔之相摩也時
往時來更无窮盡是推行之通也八卦之相盪也其
所以主宰于闔闢之間者神也象如象其物宜之象
凡宇宙間有色可見者一陰陽也器如形下之器凡
日用事為有迹可據者一陰陽也其象而不圓于象
器而不圓于器者神也此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之
立法于天下也神明在聖人則為聖人之神利用出
入在天下則為天下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易者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而皆自有太極始
天下有洗心藏密之理闔闢无其機變通无其緒合
天道民故于神而明之之域不得已而名之曰太極
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
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一每生二
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八卦即六十四卦之全體吉定其為吉凶定其為凶當趨當避雖未見諸行事大業已生于此孰非太極之所統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太極大則无所不大法象莫大乎天地兩儀所以號

為大闢闢變通莫大乎四時四象所以號為大往來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八卦以坎離為門戶而明察
難遁崇高莫大乎富貴大業以日新為富有而法制
咸宜况聖人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哉因其已
定之物制而用之生其創造之奇開而成之天下知
見象形器之可以利民莫大乎聖人物理贖則討而
究人心隱則索而出理數不可測鉤之使淺事或隔
至千里百世致之使近定天下之吉凶而使之趨避

不倦聖人且如之何哉莫大乎四營五兆之蓍龜此
與神物以前民用九吉凶與民同患之大者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豈聖人之強作哉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
也而生神物者天也天生而後聖人則之也有神物
則有闔闢往來之變而是變化者效之天者也有神
物則可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者象之天者也有

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亦因圖書而作者也圖以五
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合其序主生書以五奇數統
四偶數其位主離其序主尅圖著其方以象而存數
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圓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
之易也此圖書之相為表裏而叙疇已括于畫卦之
中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以斷也

卜筮成而民用可前其陰陽老少之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通天下之志也有象則有吉凶而愚蒙不悟繫之以辭所以告也定天下之業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機決斷天下之疑也易所以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之書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朱子謂此節在此无所屬今詳繹之當與下六節共
為一章蓋易獨此爻直說天祐而所以祐者不言即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形上形下天人合一故為神
明默成者順也不言而信者信也以意包象者思也
化裁推行舉措極賾鼓動使天下皆吉无不利也大
有上九曰祐似乎天為政夫子解之曰助則我為主
而天為助矣二所字權不在天人也我之无矯拂者

即天所助我之无欺偽者即人所助也信在心而曰履順在事而曰思内外交致信順之極也而又以信順尊尚賢德无非信順之所為也滿而不溢處有之道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易自羲皇而後其闡發之功全賴文周繫辭而易

道始大明于世是以聖人憂世覺民之心正托言而顯言豈可少哉乃書有限而不盡言言含蓄而不盡意聖人之意竟不可見乎非也聖人見天下不過陰陽立一奇以象陽立一偶以象陰而與民同患之意千端萬緒无不櫟括則象所在即意所在已明示天下以得意忘象之法矣蓋天下最不容已者情而偽參之辯情偽則用言因言而隨風會以動作者利隨所動而自然趨吉避凶者神也皆聖人意所欲盡也

因象而重為六十四卦淑慝變見備極形容情偽盡
矣彖辭文辭稽實待虛何言不盡裁之為七八九六
之變變則可通事機握而推行便何利不盡利盡而
躍然趨避誰得撓阻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為所
謂神也又何立象之不盡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无所不盡者六十四卦之象而乾坤兩畫已足盡之

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象之所在皆道而人徒作形觀抑知形而上即道形而下即器乎其變而通之无別法也因其化而裁之即變因其推而行之即通因其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莫不知所變通即聖人開物成務之事業立象豈容

已哉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是故夫象非形下之器也道所從苞變通事業所從始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賾仍歸一象之中有爻有以見天下之動動仍歸靜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又何疑設卦以盡情偽與夫繫辭焉以盡其言有別
說哉卦即象也見道于賾極天下之賾者豈能外卦
辭即爻也見道于動鼓天下之動者豈能外辭舍之
不可執之不可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道藏于變通化而裁之者豈能外變推而行之者豈
能外通聖人立法之妙有雖欲辭之不得者然盡利

仍須盡神聖人既有事業我可无德行哉神而明之
得意而忘象見道而不見器直與聖人合而為一故
為其人无所作為渾然順適不假言說真信不疑是
天人互藏于心而思履通融无盡者則存乎德行而
已易果非書言所能盡何獨于自天祐之之一爻不
深究其所以然哉

右第十二章

易經通注卷七